

第七期要目(二月廿六日出版)

青年要克服兩個弱點	李季谷
戰局烏瞰	楊家麟
戰前的國際局勢	王龍章
培養一個新的民族精神	陶百川
同志們不要自毀	曹沛漱
麥希特的告國民書	李慶錫
美國應當怎樣對付侵略戰爭	魏雲萍
日本軍人對英產談會紀實	澄宇譯
戰時經濟建設問題筆談會	記者
許世英大使訪問記	王龍章
廣州總奸記	何蘭譯

血路

每星期六出版

社 長 陶 百 川
 編 輯 人 楊 章
 發 行 人 楊 章
 總 經 售 處 華 中 圖 書 公 司
 地 址 湖 北 街
 電 話 二 四 八 二 四
 價 目 零 售 五 分 預 定 半 元
 本 刊 已 呈 請 黨 政 機 關 登 記



青年要克服兩個弱點

李季谷

大戰發生以來，已經半年了。現在全面抗戰中，全國人民都應該提起精神應付這空前的難關，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但是青年的責任特別重大，尤其是青年學生。兩年前教育部有過一個統計，中國平均一萬人之中，才有一個大學生，十萬人之中，才有一個大學女生；一千人中，才有一個中學生。大戰發生以來，有許多學生，因環境關係中途輟學了；假使還有三分之一就學的話，那末大學生是三萬人中的一個代表，中學生是三千人中的一個代表了。

所以，青年們應該特別看重自己，特別尊重自己，不要妄自菲薄！五年十年以後，中華民族的重要工作，都要放在青年的肩上，中華民國的重要責任都要青年去負擔。青年是中華民國的領袖人物的預備隊員。因為責任如此重大，所以當此大戰之中，青年們都有自己特別加以反省的必要。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有兩個普遍的缺點，大家應該趕快改正的；而青年們尤應自己警惕，即刻矯正：

第一是不振作 無論什麼事情，

都是泄泄沓沓，都是頹廢不堪，不肯積極去做。對人是敷衍，對事是敷衍，甚至於對自己也是敷衍。明明應該立刻做的事情，偏說明天再說吧，下星期再說吧。就是對於讀書，也常常自己欺騙自己：下星期起真要用功了，或者說：明日起非用功不可了。這實在就是自欺。我問你：你為什麼不從本星期起或從今天起就用功就努力呢？須知道明天還有明天，他永遠是在今天的前面的。我們所有的只是今日！記得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有句名言：「請你握住今天吧！只有今天才是真正屬於我們的！」這句話，真是對不振作的人們的對症良藥。「不振作」，「懶得動」，「沒有什麼關係」，「明天再說」，「沒有法子」，「讓他去吧」，……這些都是中國一般人的通病。我希望同學們能加以反省，同時希望大家負起民族復興的重任，喚醒全中國人民提起精神，各自斬絕自己的劣性！各自矯正自己的弱點！

第二是欠愚誠 許多人做事讀書，都不肯誠懇的腳踏實地的去幹，常常用着「小聰明」去找一點小便宜。別人的利益，團體的利益，都不擺在心中的。人不怕聰明，但怕這種小聰明。這種小聰明，常會使一個團體受着很壞的影響，常會失去朋友的同情。我所謂欠愚誠者，反過來說，也就是「取巧」。記得日本文學家樹川白村在他的「出象牙之塔」一書中說：「小器而取巧的人太多了。所謂取巧者，就是比方許多人在火車門口擠着搶先爭坐位，但取巧者却笑嘻嘻的把自己的帽子從車窗上一丟，便爭得位子了。」樹川白村這句話，是諷諷日本人做事不夠熱忱不夠真誠，但是我覺得這句話，也正是中國人的一般毛病，也夠值得我們玩味的。尤其是青年時代，如果已像市儈一般的，冷冰冰的在那兒打算些小便宜，對人對事，一點也沒有「真誠」，一點也沒有「熱情」，那實在是最可悲痛的。德國尼采曾經說過：「做領袖的人物，須像駱駝那樣能任重負遠，須像小孩子那樣天真爛漫，須像獅子那樣的勇敢大無畏。」我想有此三個優點，那我所說的愚誠，也就有了。青年們都是負着民族復興重任的預備隊員，我誠懇的希望諸位，無論做什麼事，都從心底裏衝出熱情來，都以極真誠的態度去接受，去處理！

戰局

鳥瞰

晉豫敵軍合犯晉南

楊家麟

空中大戰我展神威

保衛武漢擊落敵機十二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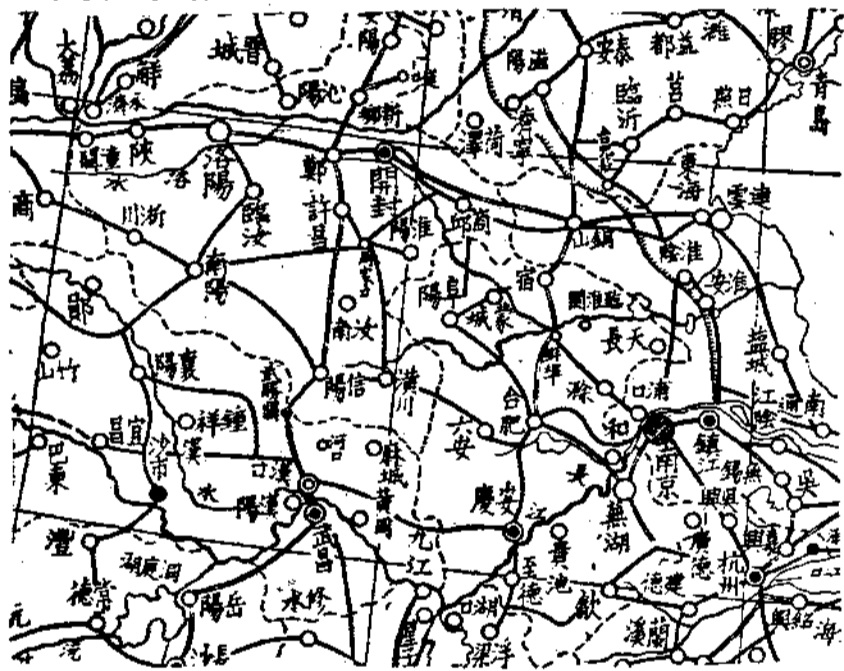
轟炸台北敵機場油庫全毀

黃河以北的戰爭，最近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敵人這幾天才蹂躪了豫北，現在又饑渴欲飲的想吞嚼我們的晉南——半壁的山西，我們在大河以北的最後根據地。

山西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各有一個名城，現在北部的太原和南部的太原都已在敵人的掌握中了，可是還有一個南部的臨汾，還有以臨汾做中心的六十餘縣，依然在我青天白日之下，整軍經武，準備與日寇週旋，所以敵人要鞏固華北，威脅西北，必須完全取得這半壁的山西。

太原和榆次間的敵軍最近又增至一軍團，軍團長是伊藤(上將)。他的戰略仍舊是用避實就虛的慣技，着重兩翼的包抄。中路方面：他現在佔據介休，進逼靈石，可是靈石境內的韓侯嶺，有着險要的地勢，雄厚的兵力，說不定他會再碰一次忻口大戰的釘子。因此他由西路的交城陷文水汾陽和孝義以後，便很迅速的侵據臨縣的大多郊和靈石的盤池鎮，這兩個地方剛好與韓侯嶺平行，且與韓侯嶺接近，所以我們可以證明他現在又想用由茹越口截斷雁門關的慣技，圖由同蒲路的西側來威脅我們晉南的韓侯嶺。在東路方面，他們自平漢線開始總攻以後，即由安陽分兵突破我林縣涉縣之綫，間道入東區關，襲取黎城平鄉和漢城，現在敵我已在長治進東十里的關村鎮激戰了，長治是歷史上很有名的地方，說部中有一金尤尤領兵在路上行了一月有餘，到了南朝地界，第一關乃是潯安州。這第一關的潯安州，就是今日的長治，在宋金元的興亡史中，此地曾經激過許多志士的心，流過許多烈士的

血。現在守衛這個舊時代的「第一關」的是川軍，川軍最近在山東打得很有成績，所以我們希望他們特別努力，不要把中華民族的歷史再寫壞掉！



平漢正面的敵人，現在在元村與忠義一帶，鄭州已隱約可聞砲聲。右翼的敵人竄至黃河北岸的黑崗口和柳園口一帶，試圖飛渡天塹，問鼎中原，惟我

軍在南岸戒備森嚴，無隙可乘。左翼之敵，沿道溝路攻陷獲嘉修武焦作沁陽及孟縣，二十三日敵於孟縣附近用輕汽球昇空，窺測我陣地，並發砲轟擊南岸之孟津。故觀察豫北敵軍的動向，顯係企圖西侵晉南，會合長治附近的敵軍，夾擊臨汾；南渡黃河，遮斷我津浦與平漢間的軍事交通，隔絕我西北的軍火輸入之路，因此豫北與晉南間的戰爭，現在已發展至極嚴重的階段。

淮河敵軍最近多集中於定遠及上蔡，同時全椒進西之大樹街發現敵軍二千餘人。故津浦兩段敵軍似企圖解除其側面之威脅，二次向鐵路西側進犯，北岸我軍乘機挺進，現已有規復淮河防線的可能。魯西南方面，自我軍反攻濟寧汶上和鄒縣以後，敵即大舉增援，十九日敵我在大長溝二十里堡一帶，反復衝擊，前仆後繼，結果我軍暫撤攻上濟寧之包圍線，回守運河西岸的原陣地。右翼泗水蒙陰臨朐諸城方面連日均有接觸，石臼口外敵艦近又不時出沒。「山雨欲來風滿樓」，敵在右翼上已表現進攻的姿態了。

敵人侵略的毒隊，雖然是愈演愈烈，可是我們防禦的力量，特別是空軍的力量，已經逐漸的長成，並且能發給暴敵以相當的打擊了。十八日敵機三十八架進襲重慶和武漢，我空軍出其不意的，以一場驚人的陣容，轉瞬間，擊落敵機十二架。二十三日我空軍乘戰勝之餘威，作第一次出國轟炸的壯舉。是日天朗氣清，我空軍飛抵台北敵空軍根據地的上空，偵悉目標，乃魚貫低飛，猛烈轟炸敵毫無戒備，故祇見火光連天，停於機場之敵機四十餘架及機庫油廠等殆已全毀。我機任務既達，乃飛向市區上空，環繞一匝，始安全返國。現代無空防的國家，就等於沒有國防。半年來我們飽嘗敵機轟炸的滋味，現在看着我空軍的成長，當然是眉飛色舞，額手稱慶。不過大難方殷，我們還應該趕快自動的，貢獻自己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來協助政府，加速完成空軍的建設。



眼前的國際局勢

王龍章

國際排貨聲。列強造艦聲。敵國恐慌聲。

國際局勢劇變

最近國際間的重要事件，除了德奧問題，德國承認偽滿問題及英外相艾登辭職問題，本刊已由記者另寫專文介紹外，在國際反侵略運動閉幕的期間，接着有國聯同志聯合會擴大抵貨運動的會議。在日本正式答覆英美法三國關於海軍質問的前後，各大海軍國則均在計劃如何去擴軍。在全世界正掀起抨擊侵略者的潮瀾，日本軍閥們仍在迫使國會通過龐大戰費的預算。

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所召集的援華制日果。

國際排貨聲

會議，業已閉幕了。出席這個大會的有四十國，代表六百餘人，曾通過：(一)各國工會應在各該國法律所許可的範圍內，實行抵制日貨。(二)各國應設立常設委員會，研究抵制日貨運動的組織方法。(三)停止以款項貸與日本，但應貸款與中國。(四)各國議會應促使各國政府贊助排貨運動。(五)由合作社來抵制日貨。(六)禁止煤油輸入日本。(七)推廣個人的抵貨運動；婦女購日貨絲織品等，為數最大，應在婦女界特別宣傳。(八)在中國各地設立情報局，協助中國，以便對世界各國從事廣大的宣傳。接着有國聯同志聯合會，亦在倫敦開會三日，出席者有十四國的代表，亦通過：(一)擴大抵制日貨運動；(二)請求國聯會員國自動採取一切外交上財政上及經濟上的有效方法，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動，並使此種共同行動能發生效力。

我們對於這次各國愛好和平者的熱心，實在興奮和感激。各國的外交政策雖多以利害為前提，但我們相信輿論的力量，有時非常偉大，我們預料今後各國民間發動的抵貨運動，將會發生偉大的效

列強造艦聲

日本在國際的排貨聲中，業已發出拒絕英美法關於海軍質問的複文了。考其內容：一則曰：「日政府絕未有設置軍備以危害他國之意念」；再則曰：「列強海軍之擴充若足以威脅日本時，則日本亦將被迫而採取必要手段，以應付環境」。此種強詞奪理與圖卸責任的表示，英美法等國當然是不能滿意的。現在各國雖仍採取第二種步驟，似乎還有協商的餘地，實則各國均已走上競爭造艦的路程了。

英國新加坡軍港的經營，雖遠在十年以前，但提提早於現在落成，無疑的是為了遠東問題。同時英國正計劃新建超過海約限制的「羅特尼」及「納爾遜」兩主力艦，英國民間團體亦呼籲充實國防，美國羅斯福的擴大海軍計劃，(共需十萬萬美金)據一般人推測，一定能通過於國會。美參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華爾歇亦謂：「英美日三國海軍五，三比率，務要保持，尚與日本力量相等，即足以切斷美國之航線」。法國海軍部刻亦要求國會通過「建造三萬五千噸戰艦二艘及潛水艇等各種戰艦多艘」的提案，據聞法政府擬先增撥五萬萬法郎以建

設海軍。此外，在蘇聯方面，史丹林最近在真理報上答覆伊凡諾夫的信中，大聲地「呼號擴軍，以抗外力之侵略」。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亦說蘇聯「決定建造強有力之艦隊，始克充分保障海岸的安全」。

造艦！造艦！各國均以日本的造艦問題而作高度的競爭了。所以最近日本「中外商業新報」評論目前之海軍競爭說：「美國務卿赫爾之明言，以為日本既拒絕發表其海軍之建築計劃，以致引起各國之海軍競爭，召集國際軍縮會議已不可能。各國且已利用日本之拒絕，實行擴軍。今英美又擬擴大其海軍，自在準備應付將來遠東方面之戰事，其共同之目標，均為日本，已極明顯」。十八日路透電：「唯武力始可制武力」，列強熱烈地擴充軍力，不是沒有理由的。

敵國恐慌聲

敵人此次對我作戰，事實上早已陷入國際抨擊和人民反對的雙重交迫中，刻下日本的軍閥，以軍費又超過了原定的預算，正在逼迫大藏省向本屆議會提出對華軍費四十八萬萬元的要求，該額竟比平常預算增加二倍以上。聞國會「因國內情形之危迫，將以極密慎之態度，詳為考慮，一般以為日本僅有增稅，始能獲得此項巨款」云云。查日本每年國民所得共約一百二十萬萬元，而實際每年所能蓄積的資本，不過十五萬萬元左右。現在一年支出的戰費倒要四十餘萬萬元，實已超過了蓄積的資本在二倍以上。而且他們過去軍費的五分之四，是靠着發行公債，這次四十八萬萬元的預算中，以發行公債充者，竟擬占四十四萬萬元。查日本的公債總額已達一百八十八萬萬元，(至去年十二月為止的統計)，從前他們的相高橋是清曾謂「百萬萬公債即可亡國」，這次龐大的新預算，縱能在本屆議會內被強迫通過，然在我們堅決長期抗戰的政策下，戰期愈長，消耗愈多，敵人經濟總崩潰的恐慌聲，愈將振響於人間。



培養一個新的民族精神

陶百川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精忠報國，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岳武穆「滿江紅」詞——

我在上期本刊曾經略檢討「我們的民族性和民族生活」。我們發見很多長處，但也發見很多短處。如何去其短而養其長，我曾貢獻一些粗淺的意見。本文想接着檢討我們的民族精神，並且大膽的建議「重鑄黃魂」。我們相信從民族精神的改造，進而可以改善民族性和民族生活。

中國本來有民族精神麼？有。什麼是中國的民族精神呢？陳寅恪先生以為是「志士仁人的精神」。陳先生說：「中國志士仁人的根本精神，我們就孔子所說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和孟子所說的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的階段話看來，可以完全明瞭。文天祥的正氣歌，很可代表志士仁人的精神；因為正氣歌的辭意豐富，有仁有勇。

這種志士仁人的精神，當然是很豐富，很磅礴，很偉大，很高尚的。然而這種精神不容易普及於一般社會，不能期之於普通國民。陳寅恪先生將中國志士仁人的精神和日本武士道的精神，作了一個比較的研究。他的結論說：第一，志士仁人的精神，是為仁，為義，所以是觀念界的精神；武士道的精神，是為天皇，為主人，為國家，所以是現象界的精神。（觀念界的精神，是以無形體的理想為標準的；現象界的精神，是以有形體的東西為中心

的）。第二，志士仁人的精神，是推愛，兼愛，大同，所以是普遍性的精神；武士道的精神，是自尊，排外，所以是特殊性的精神。

「日本武士的根本精神，因其為現象界的」，陳先生說，「故對着一個確定的自然人或一個固定的團體盡忠效死，很容易收攬（打動）人心，故在日本有萬世一系的天皇，而在中國無百世不易的朝代。又因其為特殊性的，故自強自愛自尊自負的心願烈，而缺乏愛人的精神」。中國志士仁人「這種觀念界的普遍性的精神，因為無形體可捉摸的原故，非受過相當的教育的人不容易了解。所以在春秋戰國以迄漢初已經大大的發展了的精神，此後便若覆若沉。其原因雖多，關於培養這種精神的教育的缺乏，要算第一原因」。——（見陳著：「國族精神」，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為了對付我們的強敵，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必須另創一種民族精神——「軍國民精神」。因為：第一，志士仁人是敵不住武士的；而且，第二，志士仁人的精神，是不容易普及的，是不能期望於一般國民的。反之，第一，軍國民的力量是一定大於武士的力量；第二，軍國民精神和訓練，容易普及，且可比較志士仁人精神的教育和訓練，容易普及，且可期望於大多數國民。

什麼叫做「軍國民」呢？最好看 蔣委員長長的解釋：「我們今後一切的教育，要有一個中心目標，就是要養成『軍國民』的風尚。我們救國的教育，亦就是『軍國民教育』；唯有實施『軍國民教育

」，纔可以充實並增強國家的生命力。照從前德國畢士麥宰相說的所謂『鐵與血』，是軍國民教育的精神；但是我們中華民族古來軍國民教育，不僅是鐵與血，還是重在『武德』與『武藝』，這纔算是完全的軍國民教育。（在峨嵋軍官訓練團訓辭）

為什麼要培養軍國民的風尚或精神呢？蔣委員長也曾加以說明：「有一點我們當特別注意做到的，而為曾國藩所沒有講出來的，就是我常常所講的『用民必先教民，教民要如教兵』。因為良民為良兵的基礎，良兵為良民的模範」。——（在廬山軍官團訓辭）

「教民要如教兵」，這是軍國民教育的基本原則。蔣委員長曾說：「至於『教民要如教兵』，這是指我們實施國民軍訓的方針，就是剛纔所講的軍國民訓練民衆，尤其要以『禮義廉恥』為一切標準，就衣食住行幾項基本生活做起，擇『簡單』『容易』『微小』的事情教起，先教成他一個健全的現代國民，然後再教他成一個知恥而勇的愛國戰士！」——（對各省高級行政人員訓詞）

這一知恥而勇四個大字，是軍國民的最重要的條件。蔣委員長曾解釋說：「古人說：一知恥近乎勇，能一明恥的人，一定有堅苦奮鬥的勇氣，一定有為犧牲的決心。有此種精神基礎，纔能『教戰』，即普遍的授以軍事的知識和武藝，以軍隊的組織來訓練民衆」。——（同上）

如上所述，一言以蔽之，軍國民就是「知恥而勇的愛國戰士」。軍國民精神，就是「知恥而勇」的民族精神。軍國民教育，就是要教全國人民都成為「知恥而勇的愛國戰士」。蔣委員長說：「就怕我們的國家不能自存圖強，不怕我們的民族不能猛進復興」。因此，我們的口號是「培養一個新的民族精神——軍國民精神」。——（完）

同志們不要自毀

曹沛滋

昨天我接到一位朋友的來信，那裏面有這樣一段話：「……年來，一般人對於國民黨甚少善意批評……即在抗戰發生以後，國民黨仍未免為積怨遷忿之目標。……此種責難，來自黨外者姑置不論，而黨內同志，竟有隨聲附和，人云亦云，其無自信和忘却立場，不自證而自毀，實在令人可驚。若吾儕不予糾正，坐視同志之消沉，將必待本黨名存實亡時而後言復興耶！……吾人為黨和國家的生命及其前途計，應即時提出口號：亡國者是漢奸，毀黨者亦是漢奸！」

我那朋友是拿槍桿兒的，他的措詞略嫌過火一點，但我認為是很有意思的。我曾徒步走過江浙皖贛諸省而到漢口，到處都聽得同志們發出毀黨的論調，甚至於有人勸我趕快到西北去。這使我懷疑到我的朋友們的思想，會動搖得這樣快！也許是我在前方幹工較久，沒有後方人士們的腦筋靈活吧！我反省再三，終於想不出學時髦的必要，所以結果還是和這位朋友一樣，寧願自證，不甘自毀。

有些同志也許會想過：鑒於本黨一部份下級黨部過去的「腐敗」，今後宜乎裁併黨部，重行秘密起來，或者在表面上不要有同志非同志的分別。這種辦法，無論其動機是善意抑是惡意，我都認為要不得。祇要同志肯幹，幹的對，就應該扯起旗子來痛快的幹！何必心虛，輕於自責！我們並沒有聽過外國政黨黨員都化了裝戴起鬼臉來幹。何況在我們中國，有許多不明是非的人，就會藉為口實，乘機壓迫黨務，（這種人有心毀黨，就會有心毀國，像過去自命為青天的山東韓，就是其中的一個）。這樣，很容易使得同志們丟棄立場，甚至恥稱黨員。

我們打了自己耳光，不想着痛，還要跟人家跑，這種人真要不得！

的確，抗戰半年來，有許多人把一切爛污賬都記在本黨身上，這樣已足夠引起本黨同志內心的不安。其實，那些局都的遷怒之詞，我們何必介意！稍為公正一點的人，就會承認中國的貧弱，絕不是我們一黨之過。國民黨根本上就從沒有好好地統治過中國。帝國主義者和封建軍閥，都在阻止我們，我們不能循序進行建國工作。試問軍權何時才得統一？政令何時才能通行全國？因磨擦而消耗的國力，想起來又是多麼可惜而可怕！這舊賬，姑且不必回憶，也不堪回憶。我們要痛定思痛，咬緊牙關，努力現在！

未抗戰前，人們對於國民黨的種種懷疑，我們都認為不足奇怪，一切猜疑的動機，我們都認為是有血性的愛國心所驅使。所以一等到抗戰發動，國民黨近年來的苦心，昭然大白。現在少數人對國民黨雖尚懷成見，大多數人則皆竭誠擁護黨與政府及其領袖。我們又何必自疑呢？

還有些同志們，在攻慮着本黨的前途將更困難，甚至有少數人攻慮到：「萬一共產黨得了勢將怎樣收拾？」我認爲事已如此，也不必過分小心。中國的毛病重，請名大夫會診，這是應當的事。我們祇要好好的幹，把國家弄好了，國家決不會拋棄我們。共產黨有多少力量，它能妨害我們的生存？我們有最長的歷史，有最賢明偉大的領袖，有最合時宜的主義，有四百萬的黨員，有一百多萬效忠於黨的軍隊，而且對國家有最大的貢獻！——中華民國也是我們創造的，……別的黨能具備這許多優點麼？努力吧！中國是少不了國民黨的。

殘酷戰爭的有趣統計

——譯政仁——

在約翰根地所著的「歐洲情報」裏，他偶然地畫出了龐大的戰費的輪廓，這是建築在每一個國家的納稅者的身上的，下面是歐洲情報裏所說的話：

「一顆子彈並不消耗鉅量的費用。但倘如你每小時放一百萬發的話，以每千三十元（美金，下同。美金一元約合我國法幣三元五角）計之，那就是三萬元一小時。一根來福槍的價值也不為貴——大約二十五元左右，但如武裝一百萬戰士，那便要費去二千五百萬了。一管機關槍是值六百四十元，一尊五七種的野戰炮的價格是一千元，牠的炮彈是每顆十五元。法國著名的七十五種的野戰炮，需要八千元。牠們是價值昂貴而構造複雜，有導火管裝置，製造得真像鋼鐵一樣精巧。牠的「蛋」，也比較貴，是每枚二十五元；在短短的一個轟擊中，幾百萬就要像煙一樣散去了！巨額而完備的坦克車，是八萬元。巨型轟炸機也要在你的預算里佔去一十萬元。現代的巡洋艦是一千一百萬，航空母艦是一千九百萬，倘若是無畏戰艦，那便要增到三千萬元了。（以上俱係美元）

一九三二年，鉅額的軍備消費，據國聯的報告，是四，二七六，八〇〇，〇〇〇美元。這讀不清的數目，爲要使路人皆知，我們可以作下列的解釋：

「假如我有這一宗鉅款，我每日消費十元，足可消費一百萬年，而我尚可置小康的家產。又假如我是能魔術的，能使金錢變作繩子，每元是一里，則這繩子的長度，可圍繞地球十七萬二千一百六十九次。假使把它變作金塊，每金塊值十元，變的時間是每秒一塊，則全變的工作要連續廿六年！」

上面的數字，不過是和平常中戰神的使用費而已。在戰時，這些數字會不經意地乘上許多多倍；而況這並沒有估計到軍備以外的條件，如棉花



國際局勢的劇變

王龍章

希特勒在處理德國政潮的時期中，突與奧總理舒斯尼格密談於希氏的別墅。舒斯尼格於談話後的第三日，即下令改組內閣，由奧國國社黨員殷嘉德任內政部長。新閣成立後的第一件工作，即頒發了大赦令：凡是二月十五日以前在奧被判徒刑及在此期間被政府扣留而尚未經法院判決的政治犯，均可釋放；有政治上的冤獄的，政府可給予賠償金。對付學生的嚴厲手段，亦經取消。

殷嘉德是希特勒的親信，這次出任內政部長，是說明奧國已放棄從前的反國社黨政策，今後一切殆與德國成了精神上的合流。其次，奧國這次釋放的政治犯，可說全是親德的國社黨人員。聞奧政府的第二步驟，還要想做到：(一)召回五年來因政治原因逃往德國的三萬青年民衆，(二)鞏固德奧的經濟基礎，(三)取消德奧間彼此互禁銷售報紙的禁令。

奧大利介於兩大法西斯帝國國家之間，成爲兩國角逐的對象，奧國問題本來是歐洲主要焦點之一，戰後凡爾賽系統下的聖日耳曼和約限制德奧不能併合，用意在防止德國在中歐佔得軍事優勢。希特勒一上台，首先就提出「德奧合併」，實現大日耳曼主義的口號，國社黨在奧國異常猖獗，一九三四年六月維也納暴動中，小拿破崙陶爾麥斯因此被殺。但「德奧合併」的企圖一旦實現，德國勢力深入中歐時，不但法國將大受威脅，英國感非常憂慮，即連希特勒的同伴黑衣宰相，也將不免發生恐慌。所以這次德奧事件，無怪乎全歐注意，震驚英法意三國了。

希特勒於德奧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時，竟自食諾言，宣佈承認偽滿。英外相艾登以對德意政策與首相張伯倫意見相左，業已辭職，由上次聘德的哈利法克斯繼任。此亦最近國際局勢之大劇變。

就希特勒這次演說看來，從大戰以後多年培植的中德國家間和國民間的深厚友誼，希特勒在精神上業已棄如敝屣了。他雖聲言仍欲「維持中德間之傳統友好關係」，但是誰還相信這些謊話！然而第二，希特勒這種態度，祇能代表國社黨，萬不能代表德國的人民。如最近旅滬德僑，對於承認偽滿表示反對，就可證明。我們對於德國文化界軍事界的名流們，對我們的同情與好意，依然要表示感謝。第三，中國雖受了希特勒的侮辱，但我們不承認這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失敗！因爲我們對德友誼的增進，向已盡着我們所有的力量，大勢所趨，我們沒有辦法可以挽回這個狂瀾！第四，日本軍隊在中國達人便殺戮，見婦女便姦淫，而希特勒反加以稱讚，那這是他所謂「暴力即是正義」。

對於英外相艾登之辭職，我們非常惋惜。艾登對國聯機構，向具擁護熱忱，這次艾登不主張立即對意談判，最低限度，亦應在西班牙問題解決以後。此非急求對意妥洽的張伯倫所能贊同，因此艾登不得不去。但吾人以爲：第一，就遠東言，張伯倫艾登二氏的意見，事實上並未分歧。英首相的和平政策，從另一種解釋上，亦可認作是重視遠東。因爲地中海問題不解決，足可妨礙英國遠東政策的推行。安定西歐的任何政策，均可視爲是重視遠東。故英政府此後對華對日的政策，仍不會變更。第二，就歐局言，德意日三國的合作加強，或將逼得英法美蘇之實際更加接近。但換有和平陣線能否形成之樞紐者爲英國，他地位既重，煩瑣自多，既欲避與反共集團交手，又欲維持其在全世界的利益，態度模稜，一時恐仍繼續對德意讓步。但此僅爲英國暫時的應付，不能視作永久的政策。對於這個「國際局勢的劇變」，本刊現正提出七個問題，徵求專家的意見，將在下期發刊專號。並請讀者注意！

，食糧，鐵路運費，航運，人民的救濟及其他生命財產的損失等等。

然而人類似乎始終是好戰者。自前清同治十二年至民國十一年的一百年間，太平而沒有戰爭的只有十五年。其餘的三十五年當中，世界上總是某國和某國實演互相殘殺的戲劇。所謂太平無事的十五年就是光緒十二年至十九年的八年，光緒二十八年，光緒卅二年至宣統元年及民國十年。民國十二年，至十九年的八年間，也並沒有發生過國際戰爭。但若把內亂都算起來，那就絕無寧歲了。

自紀元年前十五世紀以至現在的三千四百年中，和平無事的只有二百三十四年，其餘的三千一百六十六年當中，世界上總是發生過國際戰爭的。平均每戰爭十三年半，則太平一年。

最近九十年間，世界軍縮及和平會議總共七百四十九次。且其數目每十年遞增，殊增注意。自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八年，九次；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九年，二十次；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九年，一百四十三次；一八七〇年至一九〇七年，七十次；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七年，一百四十次；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竟增至三百六十九次。平均每年三十六次九分，每月約三次強。

關於歐戰的統計，也很有意思：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四年當中，戰死的約一千一百萬人，即每十三秒鐘死一人。殘廢的約一千九百萬人，這數目恰與西班牙的總人口相等。

歐戰中所用了的戰費，確是什麼鋼鐵大王煤油大王都所望塵莫及的，總計用了一萬五千萬萬元。倘若有了這筆巨款，則對於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法國，德國，蘇俄等八國的各家庭，都可造一價值七千五百元的洋房，購置三百七十元的傢私，而且每兩萬戶可設置病院大學中學小學等公用機關，其醫生看護教授教職員的薪水，都可支付而有餘。

(譯自North China Daily News)



斐希特的告國民書

李慶錫

斐希特生於一七六二年中部德意志，父為織絲業。斐氏幼時為傭工，九歲時教會見其為可造之材，由本會提治明爵的補助，在什爾波爾塔的貴族學校，讀了七年書。以學生資格，送入耶拿及來比錫等大學肄業，但是因為經濟不足，未能取得學位，即告輟學。一七八四至一七八八年的中間，境況很苦。後二年，在來比錫設私塾以度生活。一七九一年，訪康德於哥尼新堡，聽其講學，得康德的幫助，草成了「天啓的批判」，在學術上因此成名。一七九三年為耶拿大學教授，一七九九年回柏林研究哲學。拿破崙戰爭時，他在哥尼新堡講演知識學。耶拿本敗後，他回柏林，講演告德意志國民書，完全為愛國熱情的表示，成為歷史的名著，後被選為柏林大學的校長，一八一四年逝世。後來普法戰爭時德意志的戰勝法國，很多人歸功於斐希特。

以下想摘述他的告國民書，因為它不獨幫助了德國，我以為也有益於我們的民族，因為我們今日很像當年的德國。

一八〇七年的德意志，屈服在拿破崙武力之下，兼定了失地賠款辱罵費的「約爾西特」和約。是年八月，斐希特從哥尼新堡奔回柏林，覺得景物不殊，河山大異。他的精神上，當然受着很大的刺激。此時的著作，完全為國難的產品。「向德意志民族講話」，即為一八〇七至一八〇八年間的創作，在這個創作裏，他提出了民族主義及徹底改革德意志教育制度的主張。

斐希特以為沒有實力的時候，空言抵抗，非特無補於實際，且招敵人的嫉忌。他的目的是鼓勵將來，不在目前，在精神，不在形式，在事實，不在宣傳。他不僅要求報仇雪恥，並更進一步，創造新生活，開闢新局面，要使德意志民族領導全歐洲。他曾這樣的說：「請大家想像兩種境域，從兩者之中去擇其一！如果仍舊走向愚昧與銷沉的路，必將犧牲原有國籍及語言文字，換得一個卑賤的生存地位，直至整個民族逐漸消滅為止。相反的，如果你們徹底醒悟，一致奮發，方能度過尚可忍受的生存，將見一新時代生長出來。此新時代有為德意志人全體取得聲名的希望，將見德意志民族成為全世界新生命的再造者。」

他毅然以先知自任，大聲疾呼請德意志全

民族切實研究下列三大問題：

- (一) 德意志民族是否能保持其特性與獨立而繼續生存？
 - (二) 德意志民族究竟是否值得保存？
 - (三) 要保存德意志民族究竟有無一定的徹底的方法？
- 他自己的答案是積極的，樂觀的。惟一的方法就是德意志民族的一統與發揚光大，並要造成此種心理及人格的認真訓練。這就是他的民族主義與教育方針。
- 民族主義的要點，就是每一民族組成一個國家。斐希特的一民族一國家的立論，自然以反對拿破崙一世界各國的迷夢為其背景。劃分民族的條件任何地方共同用一種語言文字的人羣，即係一個個別民族，這一個民族即有獨立的人羣，與另一民族混雜同化，勢必引起紛亂，而且文化的平正發展將有劇烈的變化。所以祇有容讓每一民族依其特性，自去發展與形成。且祇有容讓每一個人，依其特性，才是所謂「天心人意」應有的表現。
- 斐希特不但主張一民族一國家的理論，且暗示許多國家彼此攻擊，這是因為整個民族，萬不應因分成

的民族計，不惜犧牲自己的個別存在。民族，從其志願的而言，是執行法律，保持安寧，人人能得到各由勤勞而滿足了物質方面的需要；所以國家不過是一種工具，一個條件，民族的需要是至高最後的。斐氏既以為民族高於國家，那末當時德意志既為一個民族，她的局面自有改善的必要。當時的局面是四分五裂，所以他說：「凡德意志語文所行之地，每人在自可視為一位雙重意義的國民：一方面為其生長所在國的國民，再一方面為德意志整個民族共同祖國的國民。」他的主要意義是在德意志整個民族應歸一統。

斐希特為欲倡導民族主義，所以極力頌揚祖國的自愛，也是恢復民族自信心的一種心理建設。斐希特對自己的民族的法蘭西化，深惡痛絕，所以大聲疾呼，勸其民族上下一致保持它的固有文化，發展它的固有性格。不但忠誠、正直、節義及樸實諸美德，固屬光榮可貴，即當時受人訕笑的德人「對一切事物過於笨重的態度」，亦值得盡力保存。但於此不過為復興民族的準備，消極的工作。要達到復興民族的目的，當然要積極的發揚民族性的特長及固有的美德。這種積極的發揚，要有完美的教育制度，方能完成。所以斐氏又主張「民族的教育」。他說：「總之，我所建議為保存德意志民族惟一方法，就是將現行教育體系徹底變更。」他認為德意志民族的中心，是以瀕於危亡者，皆為舊教育的罪惡。舊教育的世界，是教育過程中，首先介紹於兒童的，即為此關於物質世界的，然後才及於思想，且及於者，也大抵為的缺點，是疏忽了根本人性，尤其是不能普及。希氏所主張的新教育的性質，乃是重觀念而輕經驗的唯心主義。一切兒童，在教育過程中，首先令其與思想所認識的世界接觸。由於舊教育的結果，致令舊政治所特以維繫人心的祇為「恐懼」與「希望」，大抵與物質利害有關。新教育的結果，在養成一般國民為公而不利於私，為整個而不為部份，在為久遠而不為暫時，為理想而不為物質。至於提倡強迫教育制度，皆是他獨特的主張。(完)

美國應當怎樣對付日本的侵略戰爭？制裁呢？中立呢？

Bruce Bliven 著
為雲譯

本文的作者是美國有名的前進的 The New Republic 週刊的主編，然而他也主張美國應該中立(孤立)可見美國孤立派勢力之大。他提出的理由雖然是不正確的，可是因為說得動聽，所以富於麻醉性，蒙蔽性。對於這種短視的危險的思想，我們應當以正確的理由去說服他們，使他們猛省而爲了人道正義世界和平，同時也爲了美國的自身的利益，積極的來援助我們的神聖的反侵略戰爭！——譯者。

最近，我的許多朋友，對日本真可謂深惡痛絕極了。他們對日本侵華的意見，幾乎大半是不便正式發表的。他們常常吐訴他們熱烈的希望：澈底掃蕩在華從事侵略的日軍；日本自身的被侵略，被征服；以其給與中國上海及各地的天空轟炸的恐怖，也願日本自己的幾個大城市嘗嘗看！對於他們在憤怒之餘所說的這種話，我們當然不能不同意。真的，日本近年來的全部的亞細亞政策，是破壞人類一切的正義，那些滅絕人道的暴行，簡直可以使人想像到是否所謂道德也有的東西已經不復存在於世界上。其暴行之令人悲痛，正如意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亞，說一句不能夠再沉痛的話！

但是，我們，(指美國人，下做此——譯者)對於日本的侵華暴行究竟應當保持怎樣的態度呢？我們應當在事實上設法宣洩我們的憤怒嗎？對於許多人以「懲罰」二字答復這個問題，我承認我是感覺驚異的，特別是在英國，要求英美聯合制裁日本的呼聲，正在甚囂塵上，他們的理由是：日本的原料和製成品是迫切的依賴國外輸入的；還有，如果目前的中日之戰再延長幾個月，日本更要求大量的外國借款，他們熱烈的請求英美聯合攜手以鋼鐵般的鎖鏈封鎖日本三島，斬斷日本的現金和貨物的輸入，那麼就能很快的使日本屈服。自然；日本因此不得不被迫停止其侵略戰爭，也許還可使其改正過去六年間的若干錯誤。這個論調很動聽，簡單的，像做戲似的激烈的行動，在一個人人

都是悲觀的激動主義者的社會裏，自然是有吸引力的。可是如果沉著的想一想，立刻就會發現幾個疑慮之點，——幾個至少應當顧及的慮疑。這所謂封鎖會生出預定的效力嗎？意阿之戰對意國所實施的不澈底的經濟制裁，並沒有發生預期的效力，而其結果則是使得全國民衆如火如茶，消滅任何可能的反對意見，並激起了全國民衆的憤怒之火，我們難道沒有很多的理由可以相信現在更嚴厲的制裁可以產生更大更壞的效果嗎？

當一個國家被外敵使凌的時候，所有的愛國者挺身而起，忘記了他們的身份差別，磨肩接踵，共赴國難，這還不能很合理的作爲我們在目前的遭遇的榜樣，而應當以此作爲行動的南針麼？我們準備接受這種經濟制裁的影響嗎？即便假定每個民主國家能以經濟上的方法去制止日本侵略，顯然的，除非這種經濟封鎖的力量是十分強大，否則不能使其就範。說一句冷酷的話，嚴密的封鎖也就是對全民的宣戰，一九一八年歐戰的末年的德國，因經濟封鎖戰密施行的結果，所有的糧食只夠供給軍隊的食用，婦女和兒童以及老者病者，只好餓着肚皮，如果像主張封鎖論的人們所說的，制裁的目的在救濟民衆的痛苦，那麼這個方法顯然是不妥當了。而且這個政策(指經濟制裁)不會立刻引起戰爭嗎？細心研究國際情勢的人，都深信如果這種辦法一經實施，可以立刻的機械的使日本對施行封鎖的國家宣戰。這樣，結果將得不償失。如果英

國捲入了遠東的戰爭漩渦，則將大大的增加歐洲發生驚人變化的可能性。

英美爲制止日本在華的侵略而共同打日本，但是她們自己以前是怎樣的呢？固然！幾個大的民主國都有一種不可遏抑的正義感，但即使如此，她們也得記着她們自己對於現時中國的情勢是要負大大的責任的，日本僅僅不過是擴大的更殘酷的繼續着百年來各列強在中國所作的所爲罷了。

英國人以前在中國也大量的屠殺過民衆，所以他們對於目前的日本轟炸上海，不配表示憤恨。現在的美國的中年人，都參加過本世紀之初的屠殺菲律賓人的領袖的事。如果日本人這樣的反駁起來，英美怎樣答覆呢？制裁能夠實施嗎？不澈底的或半途而廢的經濟制裁還不如不來這麼一套的痛快，誰能保證實施制裁能夠堅持到底？我們曉得，對意的經濟制裁，英國爲了本身的利害，不肯制裁意大利的致命，而終於因此犧牲了阿比西尼亞。

我們更了解現在的英國保守黨內閣是有不少的支持法西的份子，——這記着和日本傳統的友誼與同盟的份子。這很清楚的證明即使經濟制裁能夠實施，也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最後，就是我們能夠澈底的掃蕩日本的勢力，我們應當如此做嗎？自一九一九年擊敗德國後，世界各國即感受其慘痛的影響，如果日本在戰敗之後打算有以報復，則世界將永不會有太平的日子了。自戰敗國的立場上看起來，和議的條件根本是不公平的！每一個戰敗國總是這樣想的；所以其結果只是增加未來的戰爭的威脅，而還是不能得到「和平」的。這便是歐戰後十八年來我們所得到的慘痛的教訓。

日本對華北的政策

哲非譯

許多觀察家都對於日本政府未即承認軍部所建立的北平偽組織爲之迷惑不止，尤其因爲最近日本方面對北平的行政復發了些樂觀的論調。

但實際上除了日本軍人去買得來的「九老人」和舞下的照片外，實在並無政府可言，要不是事態嚴重的話，許多中國人在談着同盟社的大散佈「新政府」備受人民擁護的消息時，一定會深感有趣的。譬如同盟社報告大連兩萬漁民通過決議擁護「北京政府」，數百名台灣商人聲言不再向國民政府輸誠以及「滿洲國」也許會承認「新政府」，高麗的中國領事致電「新政府」，後來均又否認了。最後又有橫濱的中國僑民行將承認「新政府」而爲中國領事所打銷等。

偽組織除了尚不能找到一個能孚民望的「新政府」領袖外，尚有很多複雜的嚴重問題，第一，華北五省的「政府」計劃由於南京陷落後事態的發展而複雜化了，許多日人均皆爲南京的陷落開闢了一條組織「新政府」以代漢口政權的途徑，在日人眼中漢口竟變成「純粹地方事件」了。另一糾紛則由於「內蒙政府」的德王名義下建立，因爲這慶一來把軍部計劃中的華北五省聯盟的兩省挖去了，這兩省就是察哈爾和綏遠，而爲華北偽組織的重要部分。但「內蒙政府」既由「滿洲國」的軍隊幫助創造出來的，他們自然不願將此兩省去放在另一系日本軍隊的統治下。

但在北方最有力的困難是日軍在此區域內的不穩定佔有，據一般中立的軍事觀察家言，日軍目前僅有鐵路線和幾個大城市，至於鄉間——特別是河北省——滿是散兵，匪，以及別的游擊份子，致使任何人一離開鐵道線和城市就覺不安全感了。八路

軍勢力更深入平漢路西區的山地間，他們所經的村莊原野，都將十七至二十二歲的青年收去了，這使得介在鐵路和山間的平原居民起了一次大移民。這些游擊隊更不時襲擊零落的日軍駐在地和交通線，給予極大的損害。在山西省的北半部，即目前日軍所佔的區域，其佔有也是動搖不定的且限於幾個大城和正太鐵路。

關於內蒙觀察家都說日本在那里的統治也是搖動不定的，僅僅靠着蒙古的騎兵和若干「滿洲國」兵士佔領着。據字林西報北平記者劉惠生君的報告，日本想割斷中蘇交通的計劃並未完全成功，因日本的統治勢力並未超過平綏路終點的包頭以外。在包頭以西，黃河河套以北的五原，也爲馬仲英的一萬回軍所佔據。北滿名人馬占山將軍現在也是這里的一位著名中國領袖，他組織有騎兵一隊，現佔有河套以南的烏得斯。蒙古西部的少數親王們雖去加入最近建立的「蒙古共和國」，大多數蒙古人的意思都是公然反對日本的，現在在德王領導下的一羣親王雖想離開日本而從中國取得獨立，但他們也不會得長久思於日本的，這自然使得蘇聯在蒙古邊境的軍事活動有了一個有利的條件。

一部份日本人想以北平「新政府」來威脅中國國民的領袖，迫他們接受日本的大綱，另一派軍部人物則又贊成瓜分中國成爲許多小單位，如此可好阻止一個強固中央政府的形成。將日本方面發言人的言論全部披談一下，則不可避免的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即日本參謀本部所擬想的中國圖形是一羣各受日軍統治的小國，而無一中央政府可言。（譯自密勒氏評論報）。

那些輕易的要求參戰以打擊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忽視了這一個問題：民主政治的本身是否會被戰爭斷送掉，即使這從事戰爭的目的是爲了民主政治本身的利益。就美國的情形說，我們由於過去的經驗，曉得在我們一經作戰之後民主政治就會立刻「消滅」的。就我所了解的英國的一般情形而論，我們剛剛從這種戰爭的濼溝裏爬出來，就會跌在另一個永久的法西斯主義政府的危險的深淵裏。殘酷的事實，是我們如果恨法西斯則法西斯就會光顧到我們自己的頭上來的；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有點兒法西斯化了，因爲「恨」便是法西斯的特徵。

因爲上面所說的理由，我們就失望，就袖手旁觀，而讓國外殘酷的恐怖勢力在那裏爲所欲爲嗎？不一定是這樣的；我們參戰，或以參戰威脅侵略國的時候，是會到來的，對於日本的武力侵略中國，我國很坦白的承認：雖然基於道德的立場，很願意援助中國制暴日，但是因爲沒有什麼成功的希望而使得我們不能夠動手，法西斯主義是一種狂熱病，其治療方法是和他隔離而使其自身發火，崩潰；至少就目前的事件可以這樣說。

當然，法西斯在經濟上是不健全的，並且無論在任何國家內經濟僅能靠壓榨民衆而生存。如果日本一再執迷不悟，則其最後結果，政府必將破產而代以較「左」的政府；如此，世界各國即能與其彼此親善，安居無事。法西斯主義哲學的弱點，不但是他壓迫和歪曲人類的意志，並且也不能從事大量的物質的生產，——如食物，衣服，房屋，汽車，花園等等；他只能生產「飢餓」，「貧困」以及使這兩種現象持久的歇斯特利亞。

法西斯的活動是不高尙的，受害的民衆終有一天會知道這個事實，無論法西斯的宣傳機關怎樣巧妙的蒙蔽其耳目！



日本軍人對英座談會紀實

澄宇譯

「除非是日本獨穿了英國的厚臉皮讓東方人士看一看，這東是不會有永久的和平的。」日本海軍中將 Masataka Ando 說。

「英日戰爭是不會有的，但即使打起來，日本也是不怕英國的。」海軍少將（預備役）Tomao Uematsu 說，「因為英國陸軍不足畏。他們是在跳繩上操演的，恐怕還不是中國兵的對手呢！」

海軍少將 Sosa 說：「對的。歐戰時英國人十分爲難。英政府竭力想把愛國思想注入到人民的心裏去，但是只有極少數的人去應募而爲國家作戰，差不多派到西戰線上去的都是印度兵，此外還有加拿大志願兵和澳洲軍隊。英國每次對外作戰，都是用殖民地軍隊供其犧牲。我想英國的海軍是十分強大的。他的海軍比陸軍可怕的多丁。」

「把英國人趕出遠東！這是我的口號。」海軍中將 Keisaburo Moriyama（退伍）說。這句話結束討論。

這個座談會是東京有名的「日之出」月刊社邀集六個海軍將官和兩個陸軍將佐（預備役或退伍軍官）而舉行的，討論的題目是「英日之戰爆發後之形勢將如何？」結論是英國不會打的，因爲她缺乏勇氣，而且也不願打仗，「日之出」的二月號曾把這個座談會的全文經若干刪削後發表，出席者，除「日之出」的編輯外，有下列諸人：

（一）海軍上將 Ryozo Nakomura（預備役），前海軍供應部部長，國防最高會議議員；

（二）海軍中將 Masataka Ando（預備役）

（三）海軍中將 Keisaburo Moriyama（退伍）

（四）海軍中將 Ghachiro Yamashita（預備役）

（五）海軍少將 Toma Uematsu（預備役），前上海海軍陸戰隊司令。

（六）海軍少將 Junetsugu Sosa（預備役）

（七）陸軍中將 Matsuo Stami（預備役）

（八）陸軍中將 Ryozo Watanabe（預備役）

討論的全文很長。各人所發表的意見，就該月刊所發表的內容看起來，都是很坦白直率的，雖然有很多重要的話是已被刪掉了。

日本陸軍是反英的，而其海軍則是親英的。這在外人方面已經是大家所承認的「定理了」，但出席這個座談會的六個海軍將官却都不是親英的。

「日之出」月刊的目的是在請軍界要人告訴社會：對於「英國所用的方法是有激烈性的，是會引起對日的戰爭的」。下面便是針對着這一問題所發表的意見。

第一個開口的便是 Moriyama 海軍中將，他說：「禍首是中國而不是英國，但我想後者至少是有力

是必然的。……自九一八滿州事件以來，英國即準備以此對日。……英國在全世界上散佈各種能夠想像得到的中傷日本的謠言，她的宣傳比較中國的還要來得惡毒。這些都是英國仇視日本的表现。……連美國也受了英國的愚弄而響應她。……日本的轟炸南京，引起了英國的最大的喧嘩，可是我想除日本的海軍外恐怕沒有另外的任何一國在戰時肯像我們這樣謹慎的遵守國際公法的。……而英國竟毒辣的曲解了我們的行動。」

「這是如何的很毒啊！……英國發表的日本潛水艇襲擊中國漁船的消息令人可笑已極。漁船有什麼可怕，還需要潛水艇去擊沉牠嗎？」

「英國對許閣森事件加以抗議。抗議書大概是一個小學的學生寫的罷！飛機上射擊下來的子彈如果不穿透汽車車頂，如何能夠射傷車裏的人呢？太笨了！……英國人想永遠的保持在遠東，尤其是在中國的權益，這根本是錯誤的，英國不但竭力的保持在華的利益，同時並排斥日本，把持一切，使這個錯誤更加嚴重起來。」

「如果英國跌到自己掘好的陷阱裏，那麼她只好去悔恨她自己了。意大利已反共公約方面得到不少的力量，現在關於任何事已不再需要對英國人說「是的，先生」了。……如果英國對意國有所爭執，那麼她必須準備放棄了地中海以東的一切。意大利有了日本的支援能夠對英國保持強硬的態度；不然，意大利是很困難的。」

「英國是中國事件的禍首」，陸軍中將 Tamii 說，「自一九〇二年以後，英國時常利用日本，可是到後來就一脚把日本踢開了。……現在的英國已

不復是當年與日本簽訂英日同盟的英國了。英國的現時的地位已經衰落得多，幾乎還沒有日本高。……英國的政策已改變得多了，她拉進了蘇聯，會同美國，要打擊日本，如果我們想染指的話。……我想在目前的事件中，蘇俄是被英國利用了。英國人好像有點病，或者可以說已經瘋啦。……一九二三年，我從英國回來，十分相信在我的孫子一代中，英國是一定要崩潰的。我的現在的結論則是她在我自身的一代中必定要崩潰的；因為她的目前的行動，已在表示她已是瘋狂了。」

海軍少將 Dematsu 說：「英國以為如果使中日作戰，則能保護其在華利益。『這便是她煽動反日運動的理由。』」

「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國是像英國人那樣厚顏的，她們永遠不會取消她們的國策，」陸軍中將 Mann 說。「在這個時候，英國也許要做出像她往常的滑頭樣子。除非如此，她是非崩潰不可了。……英國人的面皮是太厚了，我想我們應當採取適當的步驟，而不必顧到英國是否改變她的政策。」

「在目前的事件中，美國的態度很慎重，日本應當小心的不要激怒美國，並且要集中對英的攻擊。」海軍中將 Moriyama 說。對於英國現時一定還正在那裏給與中國許多幫助的這一提示，勇敢的海軍中將說：「讓他們去幫助罷！我們將被迫而不得不將他們全都擊得粉碎！」

海軍少將 Toma Dematsu 說：「世界各國中幾乎沒有一國是不會被英國利用過的。在目前形勢下，恐怕沒有多少國家願與英國合作共同作戰，如果英國要打日本的話。」

陸軍中將 Mann 說：「日本對華作戰每天消耗大

量的軍費，所以中日之戰必須在可能範圍內使其快的結束。『我個人是贊成給英國一個小小的痛苦的打擊，也好讓她明白日本不是開玩笑的！』在被要求加以詳細的解說之後，他曾舉了一個例子，但未被那個月刊刪去了。

如果英國表示不屈服又怎麼樣？對於這個問題，Moriyama 答辯道：「這真可笑！我們不需要想到這種不可能的事實，英國和日本相隔一萬啓羅米突之遠，她對我們能怎麼樣呢？尤其是在意阿戰爭中，英國曾在地中海對意國屈服過的。英國還要對付意大利呢，她如何敢倔強？放心好了！這時 Masataka Ando 插嘴說：『除非搗穿了英國的厚臉皮讓東方人士，尤其是中國人看一看，則即使中國人吃了敗仗以後，遠東也不會有和平的。我想日本人必須把遠東的白色人種的勢力統統剷除淨盡。』」

Dematsu 贊成的說：「我們現在必須就做這事了。這不是我們應當不應當打擊英國的問題，而是我們必須表示我們已在準備打擊她，表示我們不是說說算了的。如此才可以使英國人退出中國。專去打擊中國是不夠的。」

Ando 答復這一問題，——上面所說的意思是說日本現在必須向英國挑戰呢？他說：「我相信一個堅定的漸進的政策是最有效的，換句話說，我們應當利用中國把英國在其國內的勢力剷除掉，因而使英國人處於不利的地位。這便是歷來英國用以對付中國的方法。勝利的日本是不應當缺少這些計策的。我們應當尊重英國在華的經濟權益，並且讓英國的商人精神充分的感到滿足。同時我們應對她施以政治上的壓力使其知道了自己已經遭受到實

際的損失而自動的撤退。」

Dematsu 說：「就英國的陸軍而論，實在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他們每天早晨却要洗澡，並且把面修得光光的，他們在舞場上操練，他們在操場上以樂隊伴奏，用着跳舞的步法，他們確是極漂亮的兵，但是他們並不曉得佃農的苦生活，所以在要挖戰壕或做其他苦工的時候，就茫然了。因此我想英國兵還不如中國兵呢！歐洲大戰時，德國人曾以最猛烈的攻擊，集中在英國的防線上，因為他們覺得英國的陣線在協約國的聯軍中是最脆弱的一環，英國軍隊的弱點便在這裏證明了。」

「我想世界上最好的陸軍便是日本，其次是德國，大概中國佔第三位，」Sosa 說：「英國的常備軍約有十三萬人，全都是招募的兵。在戰時需要招募更多的兵，但想招到足數的兵，是不容易的，準備為國捐軀的太少了。歐戰時，英國人十分為難。英政府用盡種種宣傳方法想把愛國思想灌注到民衆的心裏，但只有少數的人去應募而為國作戰。所以英政府便動員貴族特權階級的子弟和牛津劍橋的學生，因為照理他們是知道祖宗遺留下來的精神的，而把這一般人開到前線去。」但為什麼在歐戰時有大批的英軍參加作戰呢？對於這一提示，Sosa 答辯道：「派到西戰線去的大部份，都是印度人，此外還有加拿大的志願兵和澳洲的軍隊。軍隊數目很多的原因，是英國殖民地的部隊全部幫助其本部的軍隊作戰。每次的對外戰爭英國總是用本部以外的軍隊為其作戰。」（完）（譯自南華晨報）

願我們流最後的「血」
讓子孫走光明的「路」



戰時經濟問題筆談會(二)

本社特輯

孔祥熙

年來中國財政金融上之機，已有堅固之基礎，使中國支持大規模抗戰之能力，遠勝昔。

余最近赴歐美遊歷時，曾與數國締結重要財政及經濟上之協定，此種協定皆係於戰事爆發後所成立，足證各國對中國財政前途之信任，及對中國神聖抗戰之同情。

戰時財政問題

中國戰時財政管理能保持中國與各國金融關係之安定，此項成就，在國內外均獲得信用，且因外匯之限制，雖目前出入貿易皆較前減少，但中國對外債之清償，當不難恢復相抵之狀況。

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幣制改革後，藉政府銀行之信用，存於國外外匯現金之準備，已大見增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來，美國政府之購買大量白銀，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之農產品豐收，以及良好經濟情勢所造成之收入增加，皆有助於外匯及現金準備之穩固。目前由政府審慎管理金融市場之結果，尚無資本流出之情形發生，故目前中國並無改革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所採之由政府銀行買賣外匯維持平衡政策之理由。

中國之對外貿易，因日方之非法封鎖中國海岸及其對航業商業無理之干涉，損失甚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出入口貿易總額為二萬萬一千三百萬元，而戰事爆發之八月份，貿易總額尚不及前月之半數。政府稅收大量減少，而尤以中國財政主要收入之關稅損失為重大，一九三七年度，最初之七個月內，平均每月約三千七百萬元，而前年度最後五

個月之收入，平均每月一千六百萬元。同時鹽稅稅收以及其他各項稅收，亦莫不因日軍之侵略與國土之被佔，而受影響。在如此之環境下，中國對於內外債之清理，仍按期履行，嗣後亦必照此辦理。

現為應付財政困難計，已籌劃開源節流之方法，以抵補關稅稅收之損失。其人民踴躍購買之救國公債，華僑匯回祖國之愛國捐款，對於中國償付外債及國家財政，亦有極大之補助。政府現遵守緊縮政策，俾將所餘，作為抗戰軍費之用。此外近數月來，中國重要工業遷往內地者甚多，故中國依賴對外貿易之程度，已逐漸減少。

馬寅初

籌措戰費之方法，重要者不外三點：(一)加舊稅或辦新稅；(二)籌內外債；(三)加發紙幣，中國對

此三者，均能採用否？請分別敘述於下：

(一)加舊稅與辦新稅——英美兩國在歐戰時所加之舊稅與所辦之新稅，據統計：英國約當戰費四分之一，美國約當戰費三分之一，中國則加稅之希望極少，因現在中央政府收入最多之稅，為關稅及統稅，關稅及統稅收入之最大部份皆集中上海，鹽稅收入多在沿海各口岸，現在上海華北都在敵人的鐵蹄之下，沿海諸省又為敵封鎖，故稅收已完全沒有把握。新設之所得稅，最有把握者，為薪給所得稅，惟前方武裝同志，浴血苦戰，後方之公務人員，大半留職停薪，或遣散回籍，是則所得稅之收入，又無從加起？故今日惟一有希望者，當為轉口稅與戰時盈利稅。因戰時海口既被敵人封鎖，則國內供給此等物品之工廠，遂富有獲利之機會。政府雖令其負擔高率之戰時盈利稅，決不為慮

之。此外國外貿易既有阻礙，則國內貿易勢必起而代時。擴充轉口稅之作用，以替代關稅，於人民負擔無影響。至於增加統稅則無異增加人民之負擔，而戰時盈利稅是取之於富，轉口稅替代關稅，三者性質不同也。

(二)籌內外債——中國平日其債之中心在上海，上海淪陷，債權向內地，富勸募。惟內地富平日與公債不發生密切關係，自由募集或難奏效。惟有實行攤派的辦法，但據北平燕京大學某教授之意見，為增進公債信用起見，似宜用海關金單位為公債之單位，或用物價指數為計算之單位。

內債之單位，固不甚容易，改募外債則極有把握。蓋此次中日戰爭，不僅與中華民族之存亡有關，且與世界和平前途，亦大有關係。愛護和平之國家，莫不希望中國自強起來，分負世界和平之重責，今日各國之予中國以同情貸款，亦足為中國莫大之富源。

(三)增發紙幣——有限的增發紙幣，使其數額與現金總額成十與四之比，亦不致發生何種風險。估計，現在中、中、交三行已集中之金銀約十一萬萬元，廣東一省之內流通之港紙，約有一萬萬元，向海外華僑募集公債之存款約二萬萬元，此外外又可向海外華僑募集公債五六十萬元，可得此數，又向英美等國募集債六千萬鎊，約合十萬萬元。

出物品以相交換，可供交換又最為外人所歡迎者，莫若金銀，中國政府所有白銀，雖僅十二萬萬元，民但欲吸收此種藏銀，非強制搜查方法所能奏效。為推行新金融政策計，應恢復兌換法延長兌換期限，並改良方法，如免除藏銀者之刑事責任，復予以額外利益，則請兌者必較踴躍。白銀之外，當推黃金為最良，中國婦女多以黃金為飾物，吾人可以仿意大利之辦法，廣為宣傳，使全國婦女皆能激發愛國心，踴躍輸將。

孫懷仁

戰時的內債，應該符合幾個標準：(一)須為小額公債，使平民亦有應募之可能；(二)利率應低，但不無利，因無利之結果，將使購募者不踴躍；(三)

戰時實業建設問題

超良

生產是經濟的骨幹，要使中國的經濟適合於戰時，就非要擴大生產機構不可。在工業方面，中國僅有的民族工業（紡織業）現在已都淪為敵有了，但由於戰區的擴大，交通的阻礙，使洋貨不能向中國傾銷，尤其因戰事的延長而無形地剷除了日本帝國主義平時在中國工商壓迫，增加許多新的迫切需要，會自然而然地推動民族工業的建設與發展。至於重工業方面，我們建議將停工已久的漢陽鐵廠加以整理，提高它的生產力；同時將現有各小規模的鍊鋼廠加以集中和統制。此外，如石油、礦產，則只須加倍注意發掘，在集中統制並技術改良的原則下，做到地盡其利。同時我們還可以加緊努力，取得代用品，如目前的焦煤煉油，木炭代油，前者從煤中提取油料，後者是用燃燒木炭代油。現在關於怎樣擴大我們的生產機構這一問題，提供幾點具體的意見如下：（一）工業生產必須以國防生產品及國民生活上之必需品為中心，限於後方安全地帶集中發展；（二）將舊的工業部門改組，整理，或立業，儘可能加強其生產效率；（三）擴大內地現有的官商合辦的工業；（四）必須採用重工業國營經營的原則。

其次：農業生產方面。必須做到：（一）生產須適宜於國防與國民生活之必要條件，如：（二）盡力進行水利改良，增加糧食生產；（三）集中各戰區失去土地的大批農民進行開墾及植林等項事業；（四）善加籌劃和增加糧食生產；（五）增加農業生產；（六）統制糧食和日用品之流通，嚴厲禁止操縱囤積；（七）大規模的建築倉庫，以備貯積；（八）須徹底調劑農村生活，普遍地注意到貧農的利益，以促進農村的生產力。有人說：『維持長期抗戰的國力，必須把我們的社會，建築在農業經濟組織的基石上面』。殊不盡然。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不認爲，完成我們的經濟革命，皆絕對不能不利用工業的進步，而忽視農業的改良。農業的改良，不但使農業逐漸現代化，因此革命化，而且我們好的國訓，也不容易現代化，眼前的抗戰就是一個我們

陳長衡

必須把我們的社會，建築在農業經濟組織的基石上面。殊不盡然。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不認爲，完成我們的經濟革命，皆絕對不能不利用工業的進步，而忽視農業的改良。農業的改良，不但使農業逐漸現代化，因此革命化，而且我們好的國訓，也不容易現代化，眼前的抗戰就是一個我們

王達夫

第一、工業：（甲）方案的編製：一、全國戰時工業及採礦事業的發展方案，須由政府製定施行。二、工業方案，應以國防工業及國民生活上必需之工業為原則。三、重工業、輕工業、民生工業、應分先後順序。四、工業發展，須先由後方開始，再向前方發展。五、工業發展，應以集中統制為原則。六、工業發展，應以技術改良為原則。七、工業發展，應以節約材料為原則。八、工業發展，應以節約人力為原則。九、工業發展，應以節約資金為原則。十、工業發展，應以節約土地為原則。十一、工業發展，應以節約能源為原則。十二、工業發展，應以節約運輸為原則。十三、工業發展，應以節約通訊為原則。十四、工業發展，應以節約金融為原則。十五、工業發展，應以節約糧食為原則。十六、工業發展，應以節約被服為原則。十七、工業發展，應以節約醫藥為原則。十八、工業發展，應以節約其他物資為原則。

第三、交通：（甲）營業：一、內外航空、公路、鐵路、航空、電訊，須一律以國營為原則。二、各種交通運輸之運輸容量，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三、運輸之運輸工具，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四、運輸之運輸費用，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五、運輸之運輸時間，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六、運輸之運輸安全，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七、運輸之運輸效率，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八、運輸之運輸質量，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九、運輸之運輸成本，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運輸之運輸利潤，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一、運輸之運輸風險，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二、運輸之運輸保險，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三、運輸之運輸稅收，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四、運輸之運輸管理，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五、運輸之運輸監督，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六、運輸之運輸檢查，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七、運輸之運輸考核，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八、運輸之運輸獎勵，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九、運輸之運輸懲戒，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二十、運輸之運輸其他事項，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

第四、貿易：（甲）營業：一、內外貿易，須一律以國營為原則。二、各種貿易之貿易容量，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三、貿易之貿易工具，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四、貿易之貿易費用，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五、貿易之貿易時間，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六、貿易之貿易安全，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七、貿易之貿易效率，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八、貿易之貿易質量，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九、貿易之貿易成本，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貿易之貿易利潤，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一、貿易之貿易風險，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二、貿易之貿易保險，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三、貿易之貿易稅收，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四、貿易之貿易管理，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五、貿易之貿易監督，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六、貿易之貿易檢查，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七、貿易之貿易考核，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八、貿易之貿易獎勵，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十九、貿易之貿易懲戒，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二十、貿易之貿易其他事項，須適應戰時經濟建設之需要。



許世英大使訪問記

王龍章

破浪乘風過馬關，春帆樓外夕陽殷。天南遺恨今猶在，河北征師不可班。
獨使退秦紆鄭難，曹生衝魯却齊患。瓊濤曉月終無恙，攬轡開看海上山。

河山破碎裂疆封，收拾精忠貫劍鋒。拱衛維師尊白虎，復讎痛飲抵黃龍。
今多劉豫真爲患，古有荆軻未易逢。白髮使君遑健在，歸期南敵事春農。

許世英駐日大使，受命於危難中。兩年以來，期以誠摯坦白的態度，轉移微妙複雜的邦交。最近以敵國所謂「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而奉命返國，昭示了中華民族的正氣。上面這兩首詩，第一首是「廿六年七月返任過馬關」，第二首是「二十七年元旦」，都是大使的近作。

「一二八」時，大使主持上海難民救濟會，記者曾參加戰時服務，追隨左右。前年奉命赴日遊學，數度晉謁，時聆訓示。現在又於漢口見到這位慈祥和藹的老人了，鬚髮雖較前斑白，精神則依舊健旺。

許大使是外交家，同時又是慈善家和文學家。

「日本能否支持長期戰爭呢？」談了一些日本友人和同學的狀況後，我開始這樣的問。

「不能」，他說，「不能的原因很多：第一，

在財政上：（一）日本是一個工商業國家，戰時要製造軍需工業，普通工業品輸出減少，軍用原料品輸入增加，去年一年中的入超，已在十萬萬元以上，今年當更不止此數。（二）日本現金存儲，名爲二十萬萬元，實際上僅在十萬萬元左右，因此外匯不能平衡。東京會有人估計，只能維持至本年六月間，最多不能逾年底，將來匯價再跌，物價再漲，惟有走向總崩潰的道路——通貨膨脹。（三）此次作戰，每日要消耗一千萬元以上，過去半年中，已

用去二十五萬萬元。目下四十八萬萬元的新預算，縱能在本屆議會被迫通過，但人民負擔加重，生活上苦痛也就可想而知。

「第二，在政治上：（一）日本民衆本來可各安其業，現在爲了戰爭，造成閭里不寧。故始終懷有三個疑問：一是向華無故尋釁，理由何在？二是長期對華侵略，目的何存？三是把戰爭發展下去，終止何時？這樣敢怒而不敢言的民衆，早蘊蓄着反對心理。智識階級自由主義的大學教授以及明於大勢的青年學生，亦憤恨軍人爲什麼要發動把國家民族作爲孤注一擲的戰爭。左傾份子如「全國農民聯盟」，「全國無產階級聯盟」等團體，刊行小冊，

散發傳單，反對情緒更爲激昂，我在東京市街，竟能見到他們在警察憲兵重重監視下所張貼的反戰標語。（二）資本家與軍人本是處於對立地位，在戰爭開始，資本家雖在被迫的環境下，尚籌措軍費，他們總希望戰爭早日結束，將來商業上還可以得到補償。那知戰局延長，對華貿易幾全部停頓，現在他們已露出「阻礙」的態度。其中縱有幾個軍需工業資本家，已因戰爭而發財，但究竟是極少數。所以這個問題，確是日本資本家與軍人間所隱藏的嚴重問題。一旦爆發，將是資本家推翻軍人呢？抑

是軍人打倒資本家？那我不能預斷。（三）日本軍人思想，現有兩大潮流：一是激烈派，一是穩健派。激烈派主張不顧一切，橫行蠻幹，實現所謂「昭和維新」；穩健派主張遵守「軍紀」「軍令」，維持社會制度，不要過分越軌。現在表面上雖緩和，實則暗中時刻在摩揀，我嘗說：「日本勝於革命取於革命」。所謂勝於革命者，激烈派爲了實現自己主張，要來「革」一切反對者的「命」。所謂敗於革命者，人民資本家和穩健派要「革」激烈派的「命」。日本在財政上政治上均已包含重大的危機，絕不能支持長期戰爭的」。

「日本對於「宣戰」問題，抱怎樣的態度？」我接着問。

「這個問題，日本有兩種意見：政界方面，鑒於宣戰問題，容易引起國際衝突，而且交戰國與交戰國間有一定權利與義務，認爲目前絕不能宣戰。軍人方面——尤其是海軍方面堅決主張宣戰，因爲這樣可在華南檢查第三國船舶，斷絕我軍火上的運輸與供給。同時日本侵略政策，通常是由軍事而政

海，而經濟。換一句話說，就是在軍事上佔領一地，隨即製造政治組織——傀儡組織，達到開發富源獲取利益的經濟階段。然照國際公法規定，日本未正式向我宣戰前，不能斷絕對我的外交關係，那末究竟他們一手造成的傀儡政府於何地？所以日本在既不願對我宣戰又要維護偽政權的矛盾下，遂於一月十六日發表所謂「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宣言。在軍人看來，並不以此宣言為滿足，內閣秘書長風見章復於一月十七日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比宣戰意義還利害」，藉以緩和海軍激烈派心理。然而日本究竟是「宣戰」呢，還是不宣戰？軍人們越發糊塗了，近衛首相又於一月十八日公開解釋：「在調整邦交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在戰事上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我當時曾下判斷，這是「留有將來對華宣戰之餘步」。回國後，近衛果然在議會席上，公開承認「有對華宣戰之可能」，假如我們抗戰延長，也許會有對我宣戰之一日」。他很興奮地回答。

「日本對歐美各國，外交路線是怎樣？」我繼續地問。

「回答這個問題，可分蘇俄、德意、英美三方面」，他說，「（一）日本對蘇俄，遲早必出於一戰的。他們的步驟，在地理上，先取滿蒙，完成包圍蘇俄勢力網，在資源上，攫奪華北的棉花鋼鐵和羊毛，充實作戰的準備。假如你要問日俄究在何時戰？那只有由日俄本身環境上來決定了。不過，在此中日血戰中，日本兵力財力都已疲乏，倘非不得已，我想日本在短期內不至於對俄就開戰；蘇俄是一個「謀定後動」的國家，我想也是如此。（二）

日本假防共協定的招牌，投德意之所好，藉以牽制英美法俄。實際上，德在軍力上是幫不了日本，這的力量亦有限，但日本南進政策，現正與德國勾聯，計劃在南洋共同瓜分荷屬東印度殖民地，已成顯明的事實。同時德國現亦在打算向中歐發展——即擬先向奧國發展。爲了要牽制與遠東問題有關係的國家和加強反共集團「軸心」的起見，將來在這種需要下，德國對於日本或有什麼幫助的表示，也未可知。（編者按：希特勒已於日前演說，公開宣佈承認偽滿，以媚日本。）此爲可注意的問題。（三）日本海軍準備，以英美聯合戰線爲假想敵，在未有十分把握前，採取分化政策：對美是在可能限度內極力表示好感；對英則取較強硬的態度，所以他們的軍艦，以陸軍已有功於大陸，很想一舉而直搗香港與星加坡。以上所說，係照現勢判斷，將來究竟如何變化，自難肯定」。

「現在中日外交事實上業已停頓，關於僑民及留學生的現況，擬請見告一二」。我很關心地問。

「我國僑民，在日本本土的有三萬五千人，回國者兩萬三千多人。朝鮮有五萬人，回國者二萬五千人。台灣有八萬人，回國者二萬六千人。在戰事初期，我就向中央請求，主張全數歸國，後來政府匯錢來幫助回無力的僑民。但是到現在，爲何還有七八萬人留居於敵國呢？那不外這四種原因：一是有兩種國籍；二是有日本血源關係，（即父爲日人或母爲日人）；三是有過多的財產；四是回國仍無生活保障的窮人。我現在還在計劃怎樣善爲處理這一個問題。日本對於未歸的僑民，手段很毒辣，強迫他們歸入華北偽組織，此中雖有不少的同

胞，激於愛國的義憤和熱忱，但大多數則均在日本的威逼下而不得不服從，不過他們的安全，一時倒也沒有甚麼問題。留學生方面，我於民國二十五年三月赴任後，最多時曾超過二萬人。華北事變，大部份就陸續歸國。到了去年十月間，即日本尚未開始第三學期前，（日本制學，每學年分三學期），總數即減到不足一萬人。後來我用全力去催促，中央亦匯款來補助，目下已不足一百人。他們所以不走的原因，大概不是漢好的子弟，就是受有庚款津貼而又快要畢業的青年。日本對於我留學生，可謂殘酷到極點，瀋陽橋事件發生以去年底，任意拘捕監禁，前後竟不下三百餘人，經過多次的抗議和交涉，雖已釋放了很多，但扣留的還有數十人。我們國力不強，僑民無保障，內心上是何等悲憤！」他很詳細而又很憤痛地說。

最後我又問他對於今後抗戰前途的觀感怎樣？他很高興地說：「我已謁見蔣委員長兩次，對於我們領袖抗戰的懷抱與決心，表示了無限景仰與敬佩，這證明國家民族已走向「由險而安」的坦途。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國家均有盛衰，這種盛衰，可以隨時改變的，一個民族向上進步的精神與勇氣，絕非武力所可能壓抑。今後全國民衆，能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團結一致，堅持到底，則「人心不死，士氣長壯」，我想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至於政治方面，我主張「安定民生」，「撫慰流亡」，「救濟失業」，鞏固抗戰的社會基礎。因爲我確信：「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附註：本訪問記以許大使飛港休養，未獲請其親閱，如文字與談話有出入處，應由記者負責。）

通訊

廣州勒奸記 何蘭譯

過去兩天被包圍逮捕的暴徒約有七百人之多，其中有四個是日本人，一百多人是在馮川大中巷（譯名）暴徒的機關內落網的。

政府從獲有手榴彈，手槍和裝置無線電機件的兩個當舖的夥計那裏得到了這個陰謀的線索就宣佈戒嚴，接着軍警聯合在馮川的一個房子裏搜出暴徒，其中有兩個日本人和許多中國共謀犯。在兩個當舖裏捉住了幾十個人，一個當舖在東灘，另一個則在城內，所有軍火和無線電機件都已抄到。這事發生於下午五點到七點之間，經過兩個小時便即竣事。

昨天（二月四號）下午在靠近沙面的二灘，一個日本人和他的兩個中國朋友被捕。他們被監視已達數日之久，一直到發現其中有一個人是日本人後，才把他們捉住，他們一向是住在一個客店裏的。另外的一個日本人，從沙面的法國門出來買牛奶而被逮捕。他曾經到英租界的一個雜貨店裏去買牛奶，因為買不到，他便出來了，有一個人疑感他是日本人，叫來了一個警察就把這個日本人帶到太平警察局。在到警察局的路途上，憤怒的警察和那個警察，對準這個日本人拳足交加，到警察廳後，把他的手提小皮箱打開，在裏面發現一個手榴彈。

暴徒的計劃，預備在今天（二月五日）早晨當八個日本軍艦進攻虎門要塞的時候，即於六點鐘發動。還有如果今天早晨在廣州近郊上空盤旋的日本飛機在發現了馮川的暴徒機關的信號以後就要狂炸廣州市區，同時大批被日本人收買來的漢奸，就衝進廣州市區。今天早晨，在沙面江邊有好些外國人曾經目睹這些日本飛機的奇怪的行動，這些飛機好像是在馮川的上空尋找什麼東西似的。這時地上的大小高射槍砲密集掃射，火力極猛。

當最後的兩架敵機越過河南上空時，距離地面不過一千五百英尺高。在其四週爆發的高射砲彈，使其不得不升入高空。其中有一架飛行困難而急劇的降落了。地上發出了狂歡的呼聲，以為敵機已被打落。另一個敵機在這個飛機失蹤的地方往來盤旋，這一點或者可以證明那個飛機的確是被擊中了。關於這個敵機被擊落的消息，軍事機關不能予以證實，可是昨天上午四點鐘在惠州被擊中的一架敵機的確已經毀於中山縣的境內。另外有四個敵機和這個受傷的飛機，是一齊飛去的，可是這個受傷的飛機迫降在中山縣不遠的洋面上，二個飛機便停留在那裏任保護傷機之職，其餘的都跑回航空艦上求救了。

在馮川大中巷泰開（譯音）當舖裏——據說這兒是這次廣州大暴動的指揮機關，被憲兵搜出了與此事有關的兩千人的名冊。每個人名冊的旁邊都有其本人的照片，因此使當局很容易的捕獲了這些陰謀者的從犯。兩千人中有一千三百人業已落網，還有七百人尚未獲。

發現這個陰謀攻擊廣州以後的前一天，（即二月二日）運到廣州的軍火的一部，已經被扣留了，當一個貨船駛上虎門之後，即被軍警登船搜抄。檢查官看見船上所裝的，無非是些蔬菜之類，就把通行證發給牠，但當他（檢查官）回到巡船之後，隨即發現了一個僅僅裝有蔬菜的船，吃水不應當這樣深。於是他命部下再搜，把船上所有的貨物統統拿下來，結果在這些貨物掩蓋下的貨艙裏發現了手榴彈手槍和子彈。

因為查出暴動者將裝扮成小販赴指定地點，準備攻擊政府機關，所以有一時曾禁止沿街叫賣蔬菜和水果的小販。二月六日（星期日），約有一百個漢奸在廣州江邊的一個大旅館裏被捕獲了。他們是從北方乘火車來廣州的，並且自稱是逃難的人。此外還有好幾個人剛剛在軍警搜捕的時候出去了，所以沒有落網，這些漢奸中極少數是在廣州常川住家的，其中十分之九祇會說國語，這也是政府所以能於得到他們

的名字和像片之後，很容易的就把他們一網打盡的原因，他們在廣州沒有朋友留宿，所以不得不住在旅館裏。

雖然廣州的戒嚴令還沒有解除，可是在昨天工人已開始把政府各機關門前的障礙物清除掉了，在各機關的門口以前都堆有沙袋和鐵絲網。兵士則在沙袋後站崗守衛。（譯自香港晨報）

（按）據另一消息：日本軍閥處心積慮，擬在廣東密佈漢奸，以為侵略我華南的工具。特派漢奸陳中孚，與我一退伍老軍人×××接洽，嗾其主動。詎該退伍老軍人良心不昧，將在粵全部漢奸名單取得之後，即向當局密報，故廣東全部漢奸遂一網打盡云。

一個外國人在虹口火線

中的日記（續完）

張常輝

十一月七日——雨。日本兵館主人等遷入。

十一月八日——畢的（犬）瀕死。天寒。

十一月九日——畢的昨晚去世。葬之比羅（犬）之旁，蓋為彼所愛者。日新軍數千抵滬，續經門前望關北而去。上海四周已為日軍包圍。但南市尚有

小部華軍，繼續作戰。一部卸去武裝退入法租界。稍有槍聲及炸彈聲。

十一月十一日——南市大火全部幾淪為火坑。

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毫無事足述，除日軍經此赴關北以外。

十一月十六日——下雨。全日有大隊日軍炮隊經此開赴關北。

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二日——獲一鋸一斧，用以代木。甚形忙碌。日軍每日續由此出發。一部日軍分駐上海附近各地。

十二月三日——日軍列隊穿過公共租界，在南京路被中國一華人投了炸彈。當日軍佔領該處從事偵查時，引起全市騷動。投彈者當場被華捕擊斃。日軍繼續向南京挺進。隨時可將有大戰發生。（完）